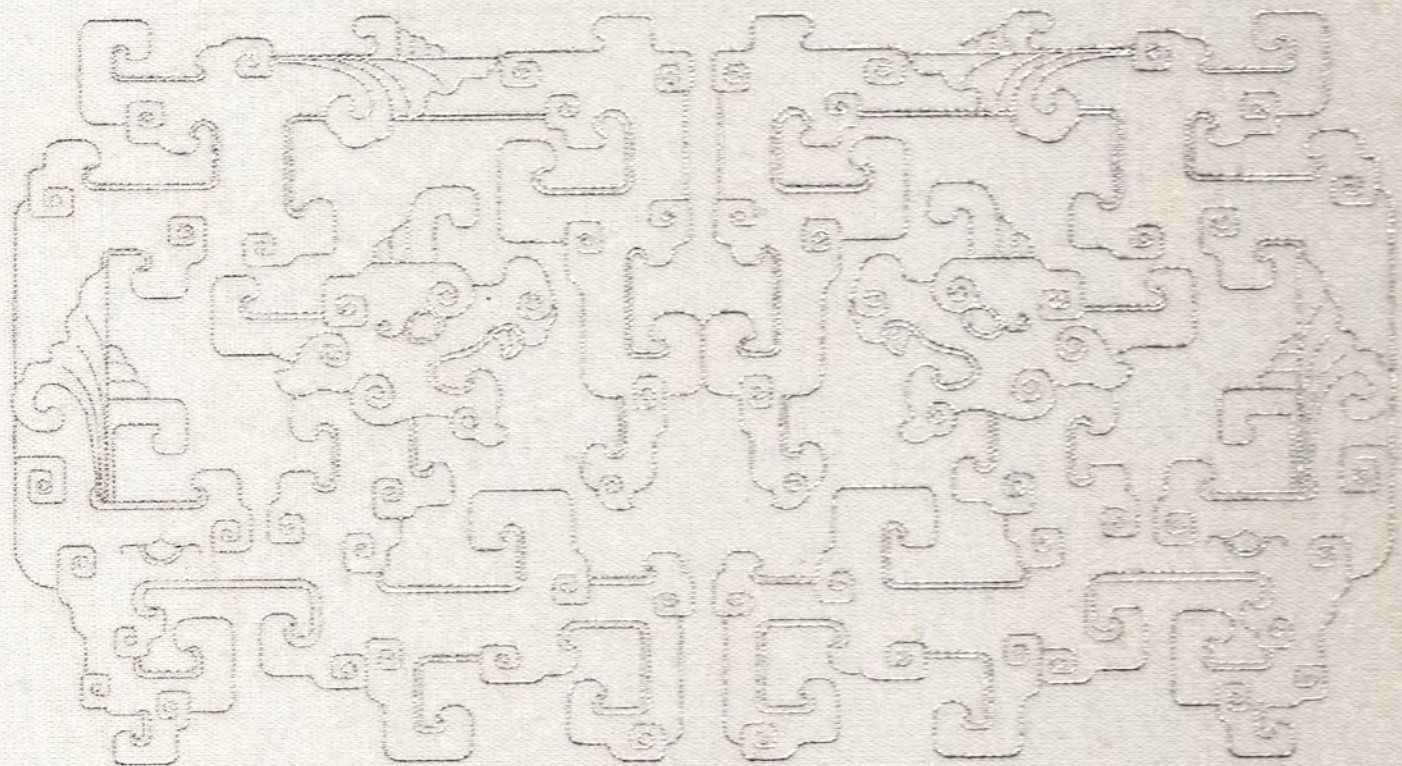


逍遙座

十面靈璧山居暨海外名藏重要明清家具



THE THRONE OF ABSOLUTE FREEDOM

Important Chinese Classical Furnitures from
the Ten Views Lingbi Rock Retreat and Overseas Private Collections



從雕花到樸素

關於一組四出頭官帽椅的探討

[美] 柯惕思

古代家具學者

原美國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館長

雖然有充分資料顯示，有工匠簽名的中國家具寥寥無幾，但在過去數年內公諸於世的大量中國硬木家具，使我們有機會透過其他不太明確的跡象，識別出個別流派或體系的作坊產品。有時，某個作坊的招牌特徵可從獨特的結構技法和細節上找到，儘管基本形式有所變化也是如此。現在有幾組眾所皆知的椅子、櫥櫃、架子床、炕桌和鏡架台，當然還有尚待發掘的其他品種，它們似乎都是以最推崇的原型作為依據的標準，變化僅僅在材料和裝飾上做文章。最近的一項新發現包括一組已知的24把官帽椅，未知數有可能更多，他們的同源本色就被雕花和樸素的兩種外型所覆蓋。

這組椅子有個基本型式（圖1），它的變化模式取決於靠背板的設計與聯幫棍的取捨及外形。摘除這些元素，全組就縮減成一個基本構架——四出頭官帽椅的基本型式，儘管有幾把燈掛椅被歸納其中。這基本型式仍然有一些明顯的特點，特別是在設計和結構兩方面。鵝脖縮入，以透榫另行安於椅盤抹頭上。鵝脖和扶手相交處以一條通長的曲線形花牙特別加固，花牙板沿邊起細細的燈草線，起伏的輪廓令人想起流水，別具一格。後腿上截後掠拔勁的同時，兩柱向上往里漸縮如勁弩，其張力不僅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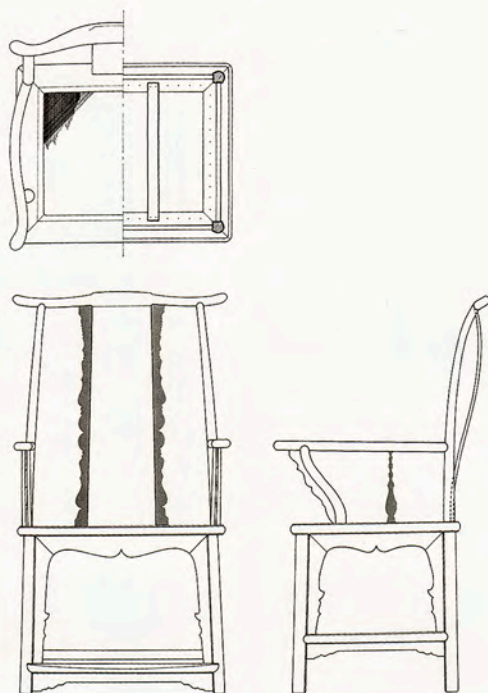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四出頭官帽椅測繪圖

覺上能感受，實際上也存在。其他的設計特點可見於：座盤素混面邊抹，上下沿邊起陽線；側面腿間橫枨的線腳亦復如是；椅盤下方正面及兩側的壺門尖券口牙板，在兩肩處轉出飽滿的弧肚，中間鏤出一凹進的銳利角尖；還有腿間橫枨下方的牙板塑出曼妙的曲線輪廓。



圖2-1 2-2椅座面下的穿帶及結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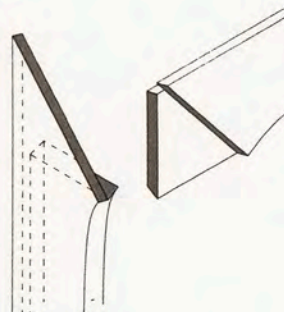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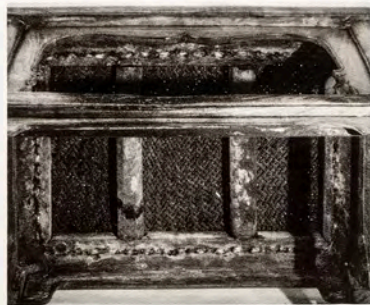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牙板結合的榫卯方式

還可以注意到所有椅子上特殊的結構技法。椅盤邊框都以暗榫卯結構接合，每套邊框都用兩根穿帶加固（圖2）。腿下方的管腳根都採用步步高的組合樣式。券口牙板的三根板條是以一種不尋常的單面切肩榫（圖3）接合而成；單面切肩榫（或嵌夾式揣榫）通常不如其他的精密榫卯那樣堅實牢固，若非有針對性的榫卯技法搭配，一般少有採用。此套椅子就不是像通常的情況那樣，僅僅簡單地接合到座盤邊框的底側，而是加造龍鳳榫（斜向“Z”字形咬合的一種榫卯）將彼此緊緊地結合在一起。龍鳳榫通常只運用在券口牙板與腿的接合，這裡券口牙板的橫豎牙條間全用龍鳳榫了！為此需要將座盤邊框的底側周沿開槽，以納入四周的牙條榫舌。這一獨特的技法也用在腿間橫枨與其下的小牙條接合上，想必這說明瞭何以這麼多的這類原制部件普遍都散失，但因為這個技法得以留存。若不是尺寸上各有差異，因修理與磨損所導致的除外，人們可能很容易認為這些椅子是大量生產的。但事實上，舉座

盤邊框的例子來說，所有的寬度和深度最多分別達到5釐米和3.5釐米的差距範圍，他們更像是定制的（表1）。

看了上面所有範例的細節，無論如何，可能有充分的理由認定他們有用樣板製作；而樣板好像從明代開始使用。樣板基本上是零部件的造型圖紙，可重複用於打板生產輪廓蜿蜒的這種零部件，例如本文椅子範例上的搭腦、鵝脖與後腿上截、券口牙板、牙條、掛牙和長花牙。樣板是按照作坊大師親手打樣並改良完善後的原型制做的，借此可確保大師雇用的工匠依樣畫葫蘆反復生產。當然，樣板只能做到零部件的雛形。最終的輪廓，還需要用鑿子、刨子、滾刨和刮刀加工，全盤掌握在每個木匠手中。家具若有尺寸上加或改這類小變動的需求，也可以對樣板進行操作配合。

椅子圖表（表1）列出了本章考察的椅子（組A-M），包括單張和對椅。此組官帽椅中有13把是相對偏重雕琢裝飾，而且飽含象徵意義



椅子圖表								
扶手椅 / 官帽椅	圖	來源	數量	靠背式	聯幫棍造型	寬(厘米)	深(厘米)	高(厘米)
A	無圖	西雅圖博物館	1	福字 / 瘻木 / 亮腳	竹瓶	63.3	49	115.5
B	無圖	舊金山費比安藏	2	福字 / 瘻木 / 亮腳	竹瓶	63.5	49	116.8
C	圖 8	紐約蘇富比 87 年 / 舊金山費比安藏 / 紐約蘇富比 2016 年	2	福字 / 瘻木 / 亮腳	竹瓶	65	51	118.8
D	無圖	明尼阿波利斯美術館	1	福字 / 瘻木 / 亮腳	竹瓶			115.6
E	無圖	香港兩依藏	1	福字 / 瘻木 / 亮腳	竹瓶	62	51	112.5
F	無圖	紐約蘇富比 2007 年	1	福字 / 瘻木 / 亮腳	竹瓶	65.4	48.2	116.8
G	圖 7	紐約蘇富比 91 年 / 保利 2019 秋拍賣	2	福字 / 素木 / 亮腳	竹瓶	59.7	48.3	115
H	圖 9	洛杉磯私人藏	1	福字 / 大理石 / 亮腳	S 型	60.3	47.6	116.8
I	圖 10	北京張德祥藏	2	大理石 / 瘻木 / 亮腳	S 型	61	50.5	113.5
J	圖 11	香港私人藏	2	C 型獨板	竹瓶	63	51	117.5
K	圖 12	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舊藏	2	S 型獨板	無聯幫柱	61	47	118
燈掛椅								
L	圖 13	安思遠藏	2	空開光 / 瘻木 / 亮腳		54.9	42.5	116.2
M	圖 14	紐約蘇富比 87 年	2	福字 / 瘻木 / 亮腳				

表 1

(組A-I)。靠背板都是攢框裝板，有大理石、瘻木和雕刻花紋面板（圖4），兩側則設有通長的曲線形花牙（圖7～圖10、圖13）。組A-I，M的15把椅子在靠背上截雕開光鏤空的福字，意寓佑福。

組A-G及J的椅子也都採用車鏤的聯幫棍——這個特徵偶爾被描繪在明末時期的書籍插畫里（圖5）。雖然中國家具中圓形截面的零部件大都是用輻刀和刮刀手工製作，但這些聯幫棍好像是用腳踏車床配合手工鏤出來的。鏤出長頸竹瓶式聯幫棍，象徵“竹報平安”。

三段式靠背板兩側都有通長蜿蜒的花牙，可能也蘊含著象徵寓意。它們好像一棵滋長迅速的小藤蔓，生機勃勃，被輕輕圈綁在三截點上，作向上

攀附的定型生長；直至鄰近頂端之處小藤蔓開始綻苞吐蕊。我們不難解讀它們定向生長和最終花開綻放的寓意：為了通過嚴格的科舉考試制度，取得功成名就，自律和苦讀是絕對必要的。明末《御世仁風》中的一幅插圖描繪了一把折疊椅，靠背上有類似的波狀牙條（圖6）。

有了這一層寓意於物的理解，這些雕琢裝飾的元素變成饒富寓意、意味深長且耐人尋味的內涵；它的裝飾設計與工藝是契合整體設計理念的一分子。然而，對於外行人來說，它們可能會被認為是沒有必要的，甚至是不雅觀的裝飾。本組範例中有一張類似的椅子，現存洛杉磯私人收藏（圖9），就是最好的佐證。此椅的靠背板三段攢成（圖4a），上段有福字紋面



4a

4b

4c

4 5 6

圖 4 (a, b, c) 四出頭官帽椅靠背板的不同樣式



圖 5 明代版畫中的竹節聯幫棍 明《御世仁風》



圖 6 明代版畫靠背板上有長花牙的交椅 明《御世仁風》

板，中段是淡淡斜紋的白色大理石面板；下段亮腳板以微小的透空間隙與椅盤間隔，尤其突顯拔地揚升的效果。25年前當這把椅子從日本來到美國時，它還是竹瓶式聯幫棍。新物主不喜歡這外形死板又難看的聯幫棍，就把它們換成了S形耗子尾聯幫棍。

張德祥先生收藏的這對椅子（圖10）全無吉祥寓意的裝飾，因此更加體現文人品味的氣質。靠背板的上截都鑲著大理石面板，讓人想起中國許多著名山脈的鍾靈毓秀；中截瘦木板則刻有名家書法。可是，椅盤以上的比例已與基本樣式稍作不同，可能是為了配合大理石和瘦木面板大小的緣故（圖4c）。椅子上的S形聯幫棍，不像洛杉磯椅子那樣，看來是原制的。

香港收藏家收藏的這一對椅子（圖11）用了C形獨板靠背，但仍舊保留竹瓶式聯幫棍。車鏤

出來的聯幫棍，在此為相對光素無華的椅子，提供了鮮明的對比效果。此椅要是沒有其他象徵寓意的裝置來烘托，本身的深度似乎更加乏善可陳。儘管，瓶足形聯幫棍不太吻合時下“明式”審美觀，但其使用亦非少見；這樣的聯幫棍，在一些其他已知的椅子範例上也能看到它的身影，明末清初的繪畫和插畫中也不乏描繪。

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舊藏一對同樣款式的四出頭官帽椅，有全素的S形靠背板但沒有聯幫棍（圖9）。令人感興趣的是，它是該組椅中座面邊框最小，通體裝飾也最少的一對。鑒於此組椅子各個座面邊框大小不一，這就不難想象椅子原來是為那些委託製作的東家們個別定制的。就椅子而言，其相對簡約的造型無異於一件絕妙的雕塑品，通體流暢無礙的線條格外動



7 8 9 10

11 12 13 14

圖 7 黄花梨四出頭官帽椅（紐約蘇富比 91 年，保利 2019 秋拍）

圖 8 黄花梨四出頭官帽椅（紐約蘇富比 1987 年及 2016 年）

圖 9 黄花梨鑲大理石四出頭官帽椅（洛杉磯私人藏）

圖 10 黄花梨鑲瘿木大理石刻詩文四出頭官帽椅（張德祥先生藏）

圖 11 黄花梨四出頭官帽椅（香港私人藏）

圖 12 黄花梨四出頭官帽椅（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舊藏）

圖 13 黄花梨鑲瘿木燈掛椅（安思遠舊藏）

圖 14 黄花梨鑲瘿木燈掛椅（紐約蘇富比 87 年）

感並充滿活力。後掠的腿柱、寬闊的S形靠背板以及微妙坡度的扶手，互相結合出一種張力，飽含年輕力壯蓄勢待發的能量。這些元件由四平八穩、側腳顯著的座基牢牢地支撐在上。

還有兩對燈掛椅似乎也適宜放在這個群組里。一對是安思遠的收藏（圖13），同樣是三段式靠背以瘦木面板居中；頂端的嵌板也有透空開光且沿邊起燈草線，原本有福字置於其中，跟群里前面的椅子一樣。在漫長的歷史中福字曾遭到破壞，索性移除以替代修復的這種情形並不是不可能！長條曲線形花牙的外形與官帽椅上的相似，儘管沿邊沒起燈草線，輪廓也不那麼清楚。

另一對燈掛椅（圖14）出現在紐約蘇富比87年的拍賣會上；當時跟四出頭官帽椅（見圖8）一起拍賣了。它們之間是否直接有關，不得而知。雖然這些燈掛椅離原樣型相去甚遠，但仍可以看到關聯性。搭腦從標準官帽翅的樣式，亦即中間部位拔高的官帽翅變為羅鍋槓的樣式。長條曲線形的花牙也被減免，座面以下的一些細節也被簡化。然而，三段式靠背板一樣設有福字、瘦木和亮腳的特色，座盤邊框上也有後掠的腿柱及邊抹線腳。將安思遠的座盤邊框底側（圖2-1）與費比安的（圖2-2）進行比較，就會發現他們都有倒斜板邊的弧形穿帶以及底盤上漆的典型手法，這在大多數其他椅子上也是如此。再加上同樣輪廓優美的壺門券

口，這些相似之處都顯示出同一作坊的手法。

這24把椅子儘管代表的只是一個單獨的群體，其相對雕琢裝飾的作品居大多數，顯示明式家具未必以簡約為主。此外，從中國家具上的裝飾我們可以看出，它蘊含哲學觀點和形而上層面的功能，凌駕表面裝飾。即使是相對簡樸形式的中國家具也包含著教化人心的寓意。就在這群椅子上，我們推究研判其幕後一定有某個作坊，根據這完美的樣式不斷再制，從雕琢裝飾到樸實無華的造型變化，以滿足各種客戶的需求。中國有個古老的抄襲意識，早在公元6世紀，劉勰就曾寫道：“雖復道極數殫，終然相襲，而日新其採者，必超前轍焉。”善於運用象徵性的裝飾來裝點已然完善的官帽椅，證明這家作坊對卓越境界的追求。

注：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《中國古典家具協會學刊》1993年春季刊。自此之後，與這一組相關的椅子陸續出現，這些後來出現的椅子一並列入本次新修訂的中文版。

